

盧俊誠 6B (15)
〈魚之樂與余之樂〉

作為一個後來人，常常被人問道：「你開心嗎？」、「你怎麼樣？」、「你還好嗎？」。但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，往往被穿插於日常與他人的對話中，很多人帶上了一些漫不經心。可是，當我看到惠子與莊子共游濠水，我就彷彿通過書籍這一媒介，與莊子共論「魚之樂」。

當惠子因莊子在濠上之橋所說的魚兒在水中悠閒自得的游着時，不禁反駁他：「你又不是魚，怎麼知道牠是快樂的呢？」但莊子的一句「你不是我，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兒的快樂呢？」似乎直接為本故事的對話蓋棺定論了，惠子卻不服，他說：「我不是你，所以不知你所想；你本就不是魚，所以肯定不知道魚的快樂。」莊子說：「回到最初，你最開始問我『你哪裏知道魚是快樂的呢？』就表明你知道我知道魚兒是快樂的，我告訴你，我是在橋上知道的。」莊子此話一出，才算是結束了這次對話。

雖說對話完畢了，但這次對話亦為我們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話題，那便是對話的範圍並非一定是人與人，亦可以是人與自然、過去與未來。

而在這次與過去的對話中，作為他們爭論的魚卻使我有了一些許共鳴，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往往在與他人的對話中問道：「你還好嗎？」，可能在其中有着關心他人的成份存在，但就如莊子所言：「……子曰：『汝安知魚樂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……』」一樣，你都已然在心裏為這個問題準備好了答案，卻還是這麼問了出來，此可謂之假關心也。

倘若修讀歷史系，則有一句話必定會有所耳聞——「知古鑒今。」莊子在幾千年前的對話彷彿並不利於惠子，亦在千年後對今日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。通過對古人哲學的思考，總能啟發我們在今日的後人，為我們在一些問題上找到新答案。

而又有如唐太宗所說：「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」今日的我們，心中或有着千言萬語想向他人訴說，可這卻少不了一個行動——對話。環看今日世界，相對於昨日，戰亂、飢荒、天災沒有消失，便是鄰國朝鮮，至今仍飽受飢荒困擾。但今日的我們卻自詡較古人更為文明，卻不見得能應對今日之問題。諸如莊子般的人早已通過書籍等形式回答了當下的問題，但回到問題的最初，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是不是在問我們「子非他人，安知他人之樂？」而莊子卻為我們提供了答案：「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。」

是啊，我們明明知道他人到底是快樂還是不快樂，卻多此一舉的去假關心他人，「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」與不同的物件對話，最終彰顯的仍是自身的存在。若是欺騙自己太多，難免不會看不清「魚之樂」，而「魚」的發音，卻又通「余」，「余之樂」或許才是莊子想要說的對於人們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表面寬容，實質刻薄的行為發問：「你們這麼做，真的會使自身快樂嗎？」

在文章的最後，我合上了書，對於莊子所問，卻也使我想，在今日與過去，唯一的改變或許僅僅只有樣貌，是我們快樂的心從未變過，此方可稱為「魚之樂」。